

蒋逸雪 编著

张溥年谱

中國史學叢書

蔣逸雪編著

張
溥
年
譜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

◆ 91381)

中國史學叢書 張溥年譜一冊

定價國幣壹元肆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 印 權 所 有

編著者 蔣逸雪

發行人 李宣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印刷書廠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張序

凡爲古人作傳記年譜，必將其人學術功業，標舉真確，銖兩分寸，權度靡差。且其人與當時大局有何關係？在史冊中居何位置？衡量估定，乃稱合作。蓋其人苟可傳世，必個儻權奇，迥異恆流，其功儘可超越人羣，其過亦或流禍宗社，故必至公至明，乃能執簡秉筆，稱厥天職。蔣君逸雪所撰張天如先生年譜，雖未可徑許爲合作；然其搜輯史材，如七錄齋詩文合集近集太倉張氏家乘楊彝復社事實張采知畏堂集，世頗難覩，蔣君銳意搜獲，將張氏家世源委，生平事蹟，紬繹以顯於世，實有功於張氏。余嘗瀏覽復社姓氏錄，而知張氏聲氣之廣。考復社姓氏皆錄自國表，今世所傳，約有三本：一爲陸世儀復社紀略本，約七百餘人，蓋出於國表首集；二爲朱彝尊所錄吳翀本，蓋出於國表二集，約二千二百數十人；三爲吳應箕本，蓋出於國表三四五集，約二千四百餘人。三本去其重複，共得三千餘人。又吳應箕本，標明已列仕籍者不載，則不入此錄者尙多。此復社之人數所當記入者，一也。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十卷，續輯一卷，有傳者僅千人，則無傳者尙有二千餘人。然觀章學誠湖北復社名人傳，則山嘉所未采者，爲數尙多；各省方志所載，爲山嘉所遺漏者，亦復不少。是復社鼓舞人才，名人孔多，所當記入者，又一也。張氏兼綜經史，學主博大。至其文學，遠紹弘治嘉靖前後七子之烈，頗欲

復古，故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；同社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，張氏頗襄助而爲之序，則亦爲經世致用之學。所集復社，其始僅爲文社，一變而爲政社，遠駕漢唐宋明諸黨之上，有經緯而善組織，擅權略而煥謀猷，爲近代政黨楷，蓋先之以學也，在中國政黨史可首屈一指。然顧炎武吳中傳示同社名氏詩，謂：『我無人倫鑒，焉能希林宗，』頗譏切張氏。蓋張氏頗無人倫之鑒：一失之於吳昌時，而身遭毒斃之疑；見章含雜記。本譜雖言其善終，然張采謂天如歿前二日，猶手校近集，錢謙益謂天如之歿，耿耿視不受舍，頗有暴卒之疑。縱使昌時不下毒手，而彼爲基本社員，臧汙受誅，敗壞大局，亦已類其社聲。一失之於周延儒，而國家再覆之禍。周延儒，字挹齋，其受賄阮大鍼，在初相時，未償其欲，及其再相，遂酬大鍼所親馬士英以鳳陽總督，植馬阮肆奸仇社，致亡南都之禍根。本譜述吳鍾巒謂天如曰：『挹齋座客，皆聲色貨利之輩，無一名士，吾不樂近之。』天如不悟，擁其再起，有愧鍾巒多矣。君子觀於此年譜，謂當與晚明諸史相互參稽，乃能推見其至隱。質之蔣君，當不以余言爲偏宕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八日，張繼撰。

自序

仲尼云：『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』病痛在身，呻吟斯發，叔世英俊，目擊僭俗，正顏抗論，樹立風聲，緣是有黨社；披檢史籍，漢之末，明之季，可見焉。或曰：『黨爲聖人所禁，門戶之見，常召衰亡，未可從而揄揚之也。』曰：是不然！孔子固有『羣而不黨』之說，然稱其弟子，則曰『吾黨小子』，又曰：『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，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』孔子不惟不諱黨，且讚黨之美有不可掩者，義各有當，未容執一而論也。炎漢遠矣，請言明季。彼時天地晦暗，姦邪據要津，黎庶陷水火，志士仁人，痛心疾首，攘臂而呼，思得賢者而共濟之，始出爲東林，嗣響有復社，末運頽風，雖未克挽，然正氣之發揚於天地間者，固自足多也。世衰而有朋黨，非朋黨而懷衰世，因果先後，詎宜倒置！甲戌之秋，予來婁江，授徒之暇，喜徵掌故。父老有指而謂予者曰：『此張天如之故居也』；『此天如釣游之地也』；『此天如講學之所也』。憑弔遺蹤，恍沐餘韻。因念復社之立，創自天如，天如起自孤寒，不三十而名震朝野，一言以爲月旦，四海重其風儀，北而燕晉，南而閩粵，西而黔蜀，才秀論政，是非臧否，咸取決於吳會，身隱田廬，望重天下，謂非賢者能之乎？宜興再相，拔善類，蠲苛雜，朝政一新，駸駸有中興之勢，論者歸功於天如。迨天如作古，朝事乃不可問，論者又不僅爲一人惜。

也。然君子所痛，小人所快；君子所親，小人所怨。天如初忌於閹黨，終厄於烏程，而鄉里僉壬，又從而譟張，蜚語四布。甚者謂：『復社旨在傾覆明社；天如名號比天，顯有異志。』恐懼流言，聖者不免，危疑震撼，憂能傷人，致使強仕之年，遽爾殞殤，不得盡其用，君子讀史至此，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。頃考三吳文獻，天如年譜尙付闕如，爰訪之舊家，徵諸故籍，以彌其憾，庶後之輯黨社史者有所考覽焉。丙子新秋，逸雪自記。

萬斯同明史稿張溥傳

張溥，字天如，太倉人。伯父輔之，南京工部尙書。溥幼嗜學，所讀書必手抄，抄已，朗誦一過，卽焚之，又抄，如是者六七，始已。或問：『何勤苦乃爾？』曰：『聊用強記，何留滯心目爲！』用是右手握管處，指掌咸成繭，數日輒割去，冬月手皸，日沃湯數次，其勤學若是，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，以此也。及爲諸生，召同里張采共學，益肆力經史，名籍甚，時號『婁東二張』。崇禎元年，以選貢生入都，適采初成進士，兩人相得益章，名徹都下。已而采官臨川，溥歸，集郡中名士，相與砥礪，期復古學，因名曰復社。三年，舉於鄉。明年，釋褐，改庶吉士，在館中頗有臧否，讒言遂興。又明年，乃以葬親乞假去，其讀書仍若經生，無間寒暑，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，盡名爲復社，溥亦傾身結納，名日高，所交游日廣，其聲氣通於朝右，凡所品題甲乙，頗能爲榮辱，兩臺暨監司大吏多承其聲歛，而諸奔走附麗者，一託足其門，輒自矜張，曰：『吾以嗣東林也』，乃至執政大僚亦以爲嗣東林也而惡之。其里有陸文聲者，素無賴，以輸貲爲監生，求入社，不許。時采亦旋里，嘗以事扶文聲，文聲益恨。九年秋，假興利詣闕陳言，因謂風俗之弊，皆原於士子，而溥采實爲主盟，倡復社以亂天下。時溫體仁枋國，方惡東林復社，遂擬嚴旨，下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，元珙移兵備參議馮元颺，元颺

下太倉知州周仲璉，遷延久之，被旨詰責。至明年正月，乃言『復社文必先正，行必賢良，無罪可指；文聲被罪潛逃，母服未終，匿喪謁選，今又借端誣陷，罪不可宥。』疏奏，忤旨，三人皆貶斥，嚴旨仍窮竟不已。閩人周之夔者，前爲蘇州推官，主兌運，溥及太倉知州劉士斗私其州人議，以本州額輸，派之各邑，之夔不可，以此忤溥。已之夔坐事罷官，疑溥爲之，恨甚。至是聞文聲計奏，遂縗服伏闕，云：『溥等把持詩典，己之罷職，實其所爲，』因及復社恣橫狀。章下撫按，巡撫張國維等言『之夔去官，自有本末，無預溥事。』亦被旨譴讓。至十四年五月，溥已卒，而事猶未竟。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，未知溥之卒也，上言：『去夏六月，臣邑子倪姓者，見臣邑令丁煌誇其師張溥權力，謂臣旦夕當逮，已而果然，一里居庶常，遙握朝柄，豈非異事！』因及采結黨亂政狀。詔下倪姓者吏，令煌首實，而責溥采回奏。采上言曰：『謂復社是臣事，則出處年月不符；謂復社非臣事，則生同萍礪，死避網羅，負義圖全，誼不出此。念溥日夜解經論文，矢心報稱，曾未一日服官，懷忠入地，卽今嚴綸之下，并不得泣血自明，良足哀悼。』當是時，體仁已前罷，繼者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，故所司不敢覈奏。及是，至發國觀亦相繼罷，而周延儒當國，溥座主也，其獲再相，溥有力焉，故采疏上，事得解。明年，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琛交章言溥砥行博聞，以纂述經史，有功聖學，宜取備乙夜之觀，因薦采學行可用。秋八月，帝御講筵，問及二人。延儒對曰：『讀書好秀才』。帝曰：『溥已卒，采小臣，言官何爲薦之？』延儒曰：『二人好讀書，能文章，言官

爲舉子時，曾讀其文，又以用未竟而惜之。』帝曰：『亦未免偏。』延儒曰：『誠如聖諭，溥與黃道周皆傷於偏，止因善讀書，以故惜之者衆。』帝頷之，遂有詔徵溥遺書，而道周亦復官。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，帝悉留覽，天下益頌帝之仁明，而惜溥生前不遇也。溥詩文敏捷，四方徵索者率不起草，對客揮毫，俄頃立就，以故名高一時。又虛懷善下，有求輒應，人莫不愛而親之。卒時年止四十。

張廷玉明史張溥傳

張溥，字天如，太倉人。伯父輔之，南京工部尚書。溥幼嗜學，所讀書必手鈔，鈔已，朗誦一過，卽焚之，又鈔，如是者六七，始已，右手握管處，指掌成繭，冬日手皸，日沃湯數次，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，以此也。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，號『婁東二張』。崇禎元年，以選貢生入都，采方成進士，兩人名徹都下。已而采官臨川，溥歸，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，名其文社曰復社。四年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以葬親乞假歸，讀書若經生，無間寒暑，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，盡名爲復社，溥亦傾身結納，交游日廣，聲氣通朝右，所品題甲乙，頗能爲榮辱。諸奔走附麗者，輒自矜曰，『吾以嗣東林也』。執執大僚由此惡之。里人陸文聲者，輸貲爲監生，求入社，不許，采又嘗以事扶之。文聲詣闕，言：『風俗之弊，皆原於士子，溥采爲主盟，倡復社，亂天下。』溫體仁方枋國，事下所司，遷延久之，提學御史倪元珙，兵備參議馮元颺，太倉知州周仲璉，言復社無可罪，三人皆貶斥，嚴旨窮究不已。閩人周之夔者，嘗爲蘇州推官，坐事罷去，疑溥爲之，恨甚。聞文聲訐溥，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，已罷職，實其所爲，因及復社恣橫狀。章下，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，無預溥事，亦被旨譴讓。至十四年，溥已卒，而事猶未竟。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，未知溥卒也，訐溥遙握朝柄，已

罪由溥，因言采結黨亂政，詔責溥。采回奏。采上言：『復社非臣事，然臣與溥生平相淬礪，死避網羅，負義圖全，誼不出此。念溥日夜解經論文，矢心報稱，曾未一日服官，懷忠入地；卽今嚴綸之下，并不得泣血自明，良足哀悼。』當是時，體仁已前罷，繼者張至發、薛國觀皆不喜東林，故所司不敢復奏。及是，至發國觀亦相繼罷，而周延儒當國，溥座主也，其獲再相，溥有力焉，故采疏上，事卽得解。明年，御史劉熙祚，給事中姜垓，交章言溥砥行博聞，所纂述經史，有功聖學，宜取備乙夜觀。帝御經筵，問及二人，延儒對曰：『讀書好秀才。』帝曰：『溥已卒，采小臣，言官何爲薦之？』延儒曰：『二人好讀書，能文章，言官爲舉子時，讀其文，又以其用未竟，故惜之耳。』帝曰：『亦不免偏。』延儒言：『誠如聖諭，溥與黃道周皆偏，因善讀書，以故惜之者衆。』帝頷之，遂有詔徵溥遺書，而道周亦復官。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，帝悉留覽，溥詩文敏捷，四方徵索不起草，對客揮毫，俄頃立就，以故名高一時。卒時年止四十。

見。
張廷玉明史張溥傳係據萬斯同明史稿而加刪節，一意求簡，事之原委，或致不具。今兩傳並錄，參互以觀，得失自見。

目錄

張序

自序

萬斯同明史稿張溥傳

張廷玉明史張溥傳

年譜

參考書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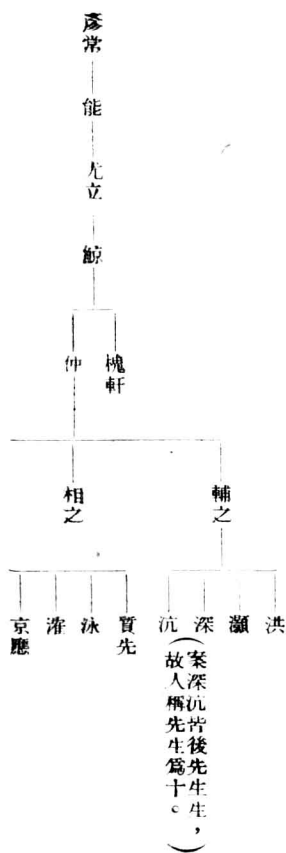
五五

張溥年譜

明神宗萬曆三十年，壬寅（西曆一六〇二），三月二十三日，先生生於太倉。

先生姓張氏，諱溥，初字乾度，改字天如，號西銘，蘇之太倉州人也。曾祖鯨。祖仲，娶於方，生三子：長輔之，南京工部尚書；次相之，天；又次翼之，字爾謨，號虛宇，先生父也。娶陸，繼潘，側室三，葉汪金，金生先生，兄弟十人，先生次居八，門房稱先生十者，以尚書諸子，亦列入雁行也。

附世系表



是年，王世貞卒已十三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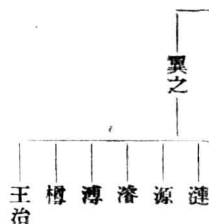
王世負，字元美，號鳳洲，又號弇州山人，太倉人也。文宗秦漢，詩法盛唐，人雖云亡，而流風未沫，故先生詩文受其影響獨鉅。

七錄齋詩文合集王文肅課孫稿序：『嘉靖之季，文尚弘邈，吾婁相國王錫爵起而昌大其事，觀斯備矣。當時稱述大家者，咸云：「琅邪王世貞探放六藝，太原錫爵綜切義理，」兩家嶽嶽儒林間，四方車蓋輻輳其鄉，童子歌謠，丈人播說，未能先也。』

又王子彥稿序：『予生時晚，不及從琅邪王氏兩先生游，則聞之長老云：「元美先生廣大，敬美名世懋世貞弟先生方嚴，」輒私心想見之。』

友人張采已七歲。

張采字受先，與先生同里，先生居西郊，采居南郊，人稱西張南張，合稱兩張先生。先生平生友好，推采爲最。明史本傳，采附。



楊廷樞已八歲。

楊廷樞，長洲人，字維斗，與先生共倡復社，契合無間。七錄齋近集楊年伯母侯太孺人六十序：『溥自內寅以迄庚午，出入必與維斗俱，明經賢書二錄，亦幸同列名，馳驅江潯，徘徊京國，風雨雞鳴，論議不倦。』

吳應箕已九歲。

明史：『吳應箕，字次尾，貴池人，善今古文，意氣橫厲一世。阮大鍼以附黨削籍，僑居南京，聯絡南北附瑞失職諸人，劫持當道，應箕與無錫顧杲，桐城左國才，蕪湖沈士柱，餘姚黃宗義，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，列名者百四十餘人，皆復社諸生也。』
樓山堂全集有感事贈天如虎邱詩。

黃道周已十八歲。

道周曾爲先生撰墓誌，中有『公之退退而死，則亦維余之故也』之語。

姚希孟已二十四歲。

文震孟已二十九歲。

合集有壽文湛持先生六十序。

高攀龍已四十一歲，顧憲成已五十三歲。

萬曆三十一年，癸卯（一六〇三）。先生二歲。

萬曆三十二年，甲辰（一六〇四）。先生三歲。

十月，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。

明亡述略：作者佚名『顧涇陽高景逸講學東林，海內士大夫多從之游，故魏忠賢評爲東林黨，而復社則楊維斗張天如倡之，以踵東林者也。』

萬曆三十三年，乙巳（一六〇五）。先生四歲。

萬曆三十四年，丙午（一六〇六）。先生五歲。

門人吳繼善生。

吳偉業志衍傳：『予年十四，識志衍，志衍長於予三歲。』偉業生己酉，故知志衍生丙午，志衍、繼善字也。偉業哭志衍詩，中有『煌煌張夫子，斯文紹濂洛，五經叩鐘鏞，百家垂矩矱，海內走其門，鞍馬填城郭』之句，想見門牆之盛。

萬曆三十五年，丁未（一六〇七）。先生六歲。

從劉振溪學。

張采庶常天如張公行狀：『蒙師劉振溪死，公操文哭祭，約管子士琬，卜地成葬，歲卹其妻若子。』先生入塾，似初從振溪也。

是年宋玫生。

宋玫，字文玉，別號九青，萊陽人，詩文與先生齊名，鄭澹石詩云：『剖斗折衡爲文章，